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四十九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八三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九

將後周于謹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

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

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

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

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爲鎧曹叅軍事從軍北伐蠕蠕

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

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

騎使匿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

了能
而示



之能

史記卷之四十九 子語

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
 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
 賊以爲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
 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叅
 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
 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
 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
 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
 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
 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

破

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

收也列河之衆後從尔朱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
 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爲夏州長史
 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
 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
 天子在洛逼迫羣兒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
 侯千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
 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
 降立於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
 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高歡軍亂以此

史記卷之四十九 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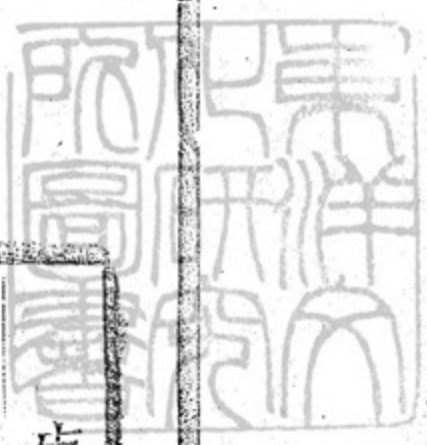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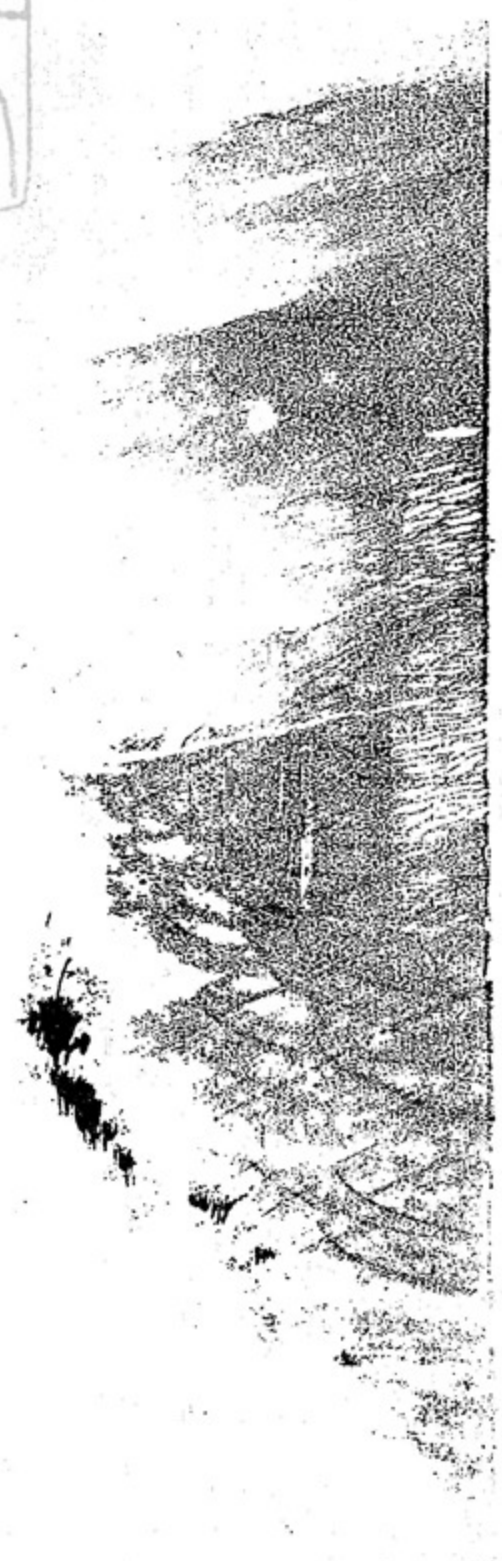
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侯景款附請兵
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恭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
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岳陽王昝時爲雍州刺史以
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
字文泰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
曰懼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
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
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

蕭敵

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
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
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
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
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
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
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踰跌大王徑四尺圍
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
振旅而旋謹自以久嘗權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

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回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宇文泰等夷護每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上十六諡曰文

山... 卷... 六



唐李孝恭

河間王李孝恭高祖從兄子也少沈敏有識量高祖
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
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擊賊也請
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
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傲所至輒下明年拜夔州
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
圖銑帝嘉納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
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
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襄道總管統水陸十二

山... 卷... 六
五

軍擊銳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銳狀以進孝
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嶺表未平乃分
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
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
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盧祖尚皆稟節度將
發大饗士杯中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
福無基唯所召爾願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
禍惡貫盈今伏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
血也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
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饑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

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
俄而兵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
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公
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進授揚州大都督孝
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
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微自衛或誣其反
召還頗爲憲司鐫詰既無狀赦爲宗正卿賜實封千
二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禮部尚書
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
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

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麗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諡陪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卽位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偁遣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

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杯以州降琪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田其人而自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琪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琪翌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

盡定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僂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琪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琪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

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琪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琪令作棹棹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之頽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

水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壽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兵遣宣撫王楫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琪琪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琪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黃岡橫山南來琪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波斬首千二百級元將侁盞遣其首三人來迓琪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侁盞

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琪
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
人言城中饑琪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琪
與侷盞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侷盞遣萬
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
流矢如蝟琪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
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琪進逼石
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琪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
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
三百餘級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

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盪麾下張禧等殺之
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
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
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
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
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
易鑿琪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
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
殿前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
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

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
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
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
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琪下令諸軍銜枚分運
雲梯布城下已酉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
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
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倂盞入江海執其叅
政張天綱以歸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
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
絕琪與倂盞分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

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琪襄陽兼鎮
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
萬五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
稟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
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
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琪至黃增埤浚
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
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琪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
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
援衆謂無踰琪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琪以全師繼之

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
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
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
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
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合二郡攻黃江帥萬文
勝戰不利琪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
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四十有九人以狗御筆
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琪金盃琪益以白金五十兩賜
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琪遣醫視療士皆
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

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聞四年春正月復信
軍遂復襄陽初詔琪收復京襄琪謂必得郢然後可
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
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琪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
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
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
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
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
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
舉臨江琪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

蓋其
甚着
破
禦
也

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
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
關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
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
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四年珙條上流
備禦宜爲藩籬二層乞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
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
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
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
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

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言
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
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
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
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
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
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
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閩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
貢珙報大理自通筵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
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與屯田調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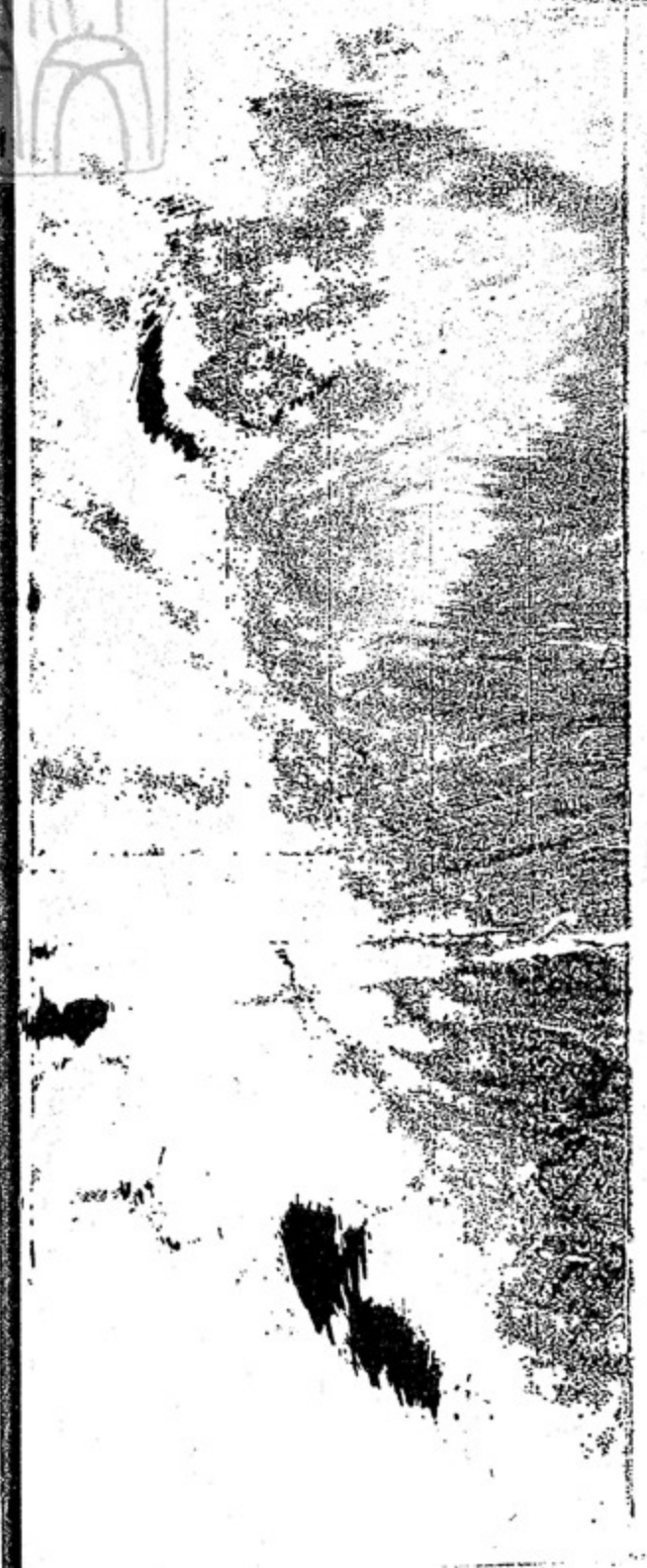
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琪應援遣將帥精兵四千赴之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廷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鷲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棧劉全資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琪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徑請還司琪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謹元兵至瀘琪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

州琪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置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且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

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
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
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琪遣劉全
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琪言黃州與壽昌
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
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
之得也不從五年琪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
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
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內
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

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
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
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
兵五千援淮琪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
西琪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
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
勦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旣張國威自振計
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
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琪先期謀知達
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琪

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
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
琪白于朝不從琪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
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
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諡
忠襄廟曰威愛琪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
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琪徐以片語折衷衆志
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名位雖重
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
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遂
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
號無菴居士



魏張遼

張遼鴈門馬邑人也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為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



高

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

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且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

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

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
分遠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與
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
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
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
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
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
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
術遣從弟徹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

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山備牛渚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

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徃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候卽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

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
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
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
遂不送質十三年曹操入荆川劉琮舉衆降操得其
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
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
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
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
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
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也與我共之矣而

勢方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
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
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
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
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
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
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
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

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
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
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
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
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
陽遂其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
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劉備在樊口日
遣邏吏于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
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成誠
誠其所望備乃乘單騎往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待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
魯州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
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時操軍
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
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
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
火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

魏書卷之三十一
三

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躒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亦公安備詣京見權



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共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

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師曠聞茲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週知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

備出 權之 後 權之 備猶 瑜之 不聽 辭也

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其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留備與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度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操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欲以疑譖之及卒權流涕

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 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史記卷之...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
 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
 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毋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于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平別部司馬馬權統事料諸小

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全之蒙陰賒賞爲兵作絳衣
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
兵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困急使使請救諸
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
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
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
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
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
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
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

當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
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
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
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
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
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
今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
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
當涉臘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
書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

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
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
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
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
蒙言議常欲受屈肅附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
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
日卽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
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
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
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

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
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
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
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
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
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
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
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
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
鄢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
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
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
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逆爲孫規所
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
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
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
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

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
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
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
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
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
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
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
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
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

零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操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



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備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

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索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歸公蒙猶以爲犯軍



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歸公蒙猶以爲犯軍

攻心
離而

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無涕斬之於是軍中震
 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
 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
 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
 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
 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
 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奔城西至漳鄉衆皆委
 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
 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
 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



豫章太守顧邵亦用蒙因薦遺奉職佳
 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人用之甘寧麤暴好殺
 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如心之蒙輒陳請天下未
 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地惟遂厚寧卒得其用權
 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
 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
 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
 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
 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
 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駭言不可勸孤

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其法亦美也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英雄基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
 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
 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
 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
 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
 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
 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
 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勝勢益盛未易



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
 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
 亦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
 曰與羽曰前承觀蒙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
 不魏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
 上綱近以不敏受任幸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
 于禁等見獲遐邇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
 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
 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赫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孟而
竊之

克僕書生疏邊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

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

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

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

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

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

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至夷陵界

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

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

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

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地荆州可憂今日幸之當今必諸備于天常不守窟

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

在近尋備前後行營多寡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

臣初嫌之未陸軍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
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尚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
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猶
虜更寧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
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言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之之術乃勅及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
遂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
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

陸鏡

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
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
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
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
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
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
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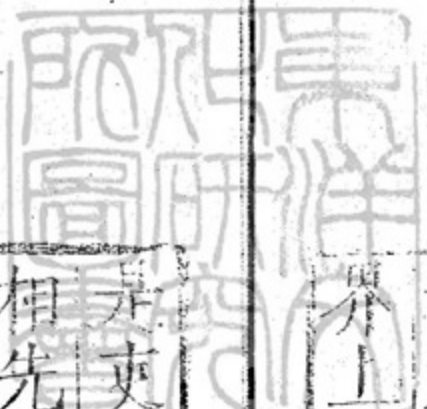
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戢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簡旣住白帝

徐盛潘璋等各兢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

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
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
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
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
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
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
背盟權欲徃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
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

西中鈔遜得扁璽屬之其璽書與遜云大駕已旋
得韓扁具知吾闕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信
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
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
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
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
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
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
到白圍託言住臘灘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

市安陸石陽石陽市聞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今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鄰境懷之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逯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悉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程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山



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白而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營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臣得失既不聽許

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
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
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
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
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
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
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觀
如此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九



所
圖
書

所
圖
書

